

阎崇年集
清朝开国史 ◆ 4

阎崇年 著

○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清朝开国史

4

阎崇年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目录

松锦大战	001
一 战前形势	001
二 围困锦州	008
三 松山激战	018
四 攻陷四城	026
五 胜败申论	032
东征朝鲜	046
一 朝金关系	046
二 丁卯之役	052
三 丙子之役	062
明清议和	083
一 天命议和	083
二 天聪议和	092
三 崇德议和	103
改国号为大清	116
一 天聪政策的重大调整	116
二 改国号前的军政形势	128



三 政府机构的重要变革	135
四 国号后金与建号大清	142
统一黑龙江地域	148
一 天聪朝的军政活动	148
二 崇德朝之经营索伦	156
三 清入关前东北版图	170
盛京宫殿与陵寝	179
一 定都沈阳	179
二 盛京宫殿	198
三 关外三陵	210
顺治帝继承皇位	222
一 皇太极猝然病逝	222
二 争皇位七王会议	227
三 顺治帝六岁登极	235
清迁都北京	241
一 形势之变局	241



二 山海关大战	255
三 清迁都北京	264
明亡清兴之鉴	276
一 民族分	277
二 官民分	279
三 君臣分	281
后 记	285
感谢辞	287

松锦大战

一 战前形势

松锦大战前，明、清军政形势，发生重大变化。

明朝方面，由于后金—清军七次迂道入边残毁，军兵屡败，国力大衰。加之大凌城失陷，祖大寿投降（后逃回），且失去孙承宗、袁崇焕、赵率教、满桂、何可纲等一批重臣武将，辽西关锦防线，防御能力削弱。崇德二年即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，已发展到川、晋、陕、楚、豫、鲁，明廷陷于内线与外线两面作战的困境。崇祯帝一心想要剿灭农民军，而对清军的进攻则由消极抵抗变为妥协议和。次年，他派兵部尚书杨嗣昌暗中与清议和，企图稳住关锦防线，移用援辽粮饷和兵力，集中剿灭农民军。陈新甲接任兵部尚书后，继续同清议和。后因走漏消息，遭到朝野反对而作罢，陈心甲也作了刀下鬼^①。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当西线农民军一时受挫而转入低潮时，明廷便把在内线同农民军作战有功的三边总督洪承畴，升为兵部尚书，总督蓟辽军务，兼筹粮饷，以加强关外军事力量。

先是，后金占领广宁（今辽宁省北镇市）后，同明山海关中间隔着辽西走廊，就是锦州至山海关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。明朝孙承宗、袁崇焕先后建立起关宁锦防线，关宁锦防线以山海关为后劲，宁远为中坚，锦州为前锋，锦州成为明、清守、攻关宁锦防线的前沿军事重镇。锦州往西南依次为松山、杏山、塔山、连山、宁远，每城间隔约为二十里上下。宁远是锦州的依托，锦州是宁远的屏障。明与后金—清经过长期对峙后，皇太极认识到，要入主中原，必先夺取山海关；要夺占

^① 《明史·陈新甲传》，第257卷，第6639页，中华书局校点本，1974年。

山海关，必先突破关宁锦防线，占领辽西走廊；而要突破关宁锦防线、夺占辽西走廊，必须夺取关外八城；要想夺取关外八城，必先夺占锦州，否则，清军即使迂道进关，也是兵饷无继，进退失据。明廷也很清楚，要保住北京，必须保住山海关；要保住山海关，就必须固守关宁锦防线；因此，坚守关宁锦防线，御守辽西走廊，必须要固守其先锋堡垒——锦州。所以，明与清在辽西走廊的一场大战，必然以围绕攻、守锦州而展开。

明朝军政方面，形势更为不利。清文馆秘书院副理事官张文衡奏报明朝腐败道：“彼文武大小官员，俱是钱买的。文的无谋，武的无勇，管军马者，克军钱；造器械者，减官钱。军士日不聊生，器械不堪实用，兵何心用命？每出征时，反趁勤王，一味抢掠。俗语常云：‘鞑子、流贼是梳子，自家兵马胜如篦子。’兵马如此，虽多何益！况太监专权，好财喜谀，赏罚失人心。在事的好官，也作不的事；未任事的好人，又不肯出头。上下里外，通同扯谎，事事俱坏极了。”又说：“今起五省之兵，逐日征剿，是贼半天下，兵亦半天下。”^①所以，明朝政治腐败与军力衰弱，是清军敢于进攻锦州的根本原因。

清朝军政方面，形势更加有利。在北方，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诸部及其活动的广大地域，扩大了兵源、财富和版图。这就使得清初的权力更加巩固，从而稳定了北方，并解除了南攻明朝的后顾之忧。在沿海，皇太极攻取旅顺等辽南城镇，冲破了明军的海上防线，从海上对京、津、登、莱形成威胁。在东翼，皇太极两次发兵征朝鲜，最终使朝鲜臣服，基本断绝其同明朝的关系，归服于清朝政权之下，从而切断了明朝的右臂。在西翼，皇太极进兵蒙古，击败察哈尔部林丹汗，统一了漠南蒙古，并使之为其藩属，从而切断了明朝的左臂。在塞外，皇太极于天聪五年即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发动了大凌河之战，是役，毁大凌河城，逼降祖大寿。在中原，自大凌河之战以后，皇太极连续发动三次迂道入塞之战，取得重大军事胜利。明朝更加衰落，清朝更为强盛。

于是，明、清的军政形势，发生了根本变化：明军处处被动，清军处处主动；原来明对后金—清朝的弧形包围，倒转过来，变成为后金—清朝对明朝的弧形包围。

因此，整个辽东战略形势，对清朝极为有利。《清太宗实录》记载：“铁骑如

^① 《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》，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，卷下，第89页，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，1980年。

云，加以蒙古军士，即取天下，亦有余力。”^①这话明显有张饰之意，但是，面对新的形势，皇太极及时总结前四次入塞的经验与教训，在对明战略上，作出重大调整。

先是，皇太极自夺取大凌河城后，在辽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八旗军仅在锦州以北，义州、右屯之间，游移骚扰，未得进取；或在宁远以南，游击偷袭，未做大事。特别是对锦州，没有重大军事行动。

皇太极先图锦州的谋略，是经过一段实践而形成的。鉴于关宁锦防线，明军守御颇坚固，他曾一度放弃直取宁、锦的兵略，而改从蒙古绕道进关。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他首次率大军袭击北京，攻占了滦州、迁安、永平、遵化四城。他撤军东归后，留下贝勒阿敏驻守永平，作为尔后进取北京的前哨阵地。但永平等四城很快被明兵夺回，阿敏撤兵，败回沈阳，遭到囚禁，郁闷而死。后乾隆帝论述山海关控扼关内外形势时说：

以当时盛京而论，有此关控扼其中，内外气脉，不能贯注。即由他路入边，而彼终得挠我之后。所以，天聪三年，太宗文皇帝亲统大军征明，进围燕京，仍复释之而去。圣谋深远，未尝不筹虑及此。迨后攻克永平、滦州、遵化，皆留将督兵驻守，或欲藉以为内外夹攻山海关之策。乃代镇之贝勒阿敏，乖张怯懦，竟弃已得之各城而归。太宗愤甚，数其罪而责之，虽贷其死而全亲亲之谊，遂不复躬总六师入边，亦深以山海关中隔为难也。^②

此后，清兵多次进关，打了许多胜仗，都是残毁俘掠，运载财物而归。所克山东、河北、山西各城邑，都丢弃不守，“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”^③。皇太极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：要占一城、守一城，得一地、保一地，就必须在山海关外，稳扎稳打，陷城占地。因此，要从根本上打破关宁锦防线，就要对关外八城，逐城攻克，逐城占领。否则，既不能在辽西站稳脚跟，更不能在关内稳住阵脚。皇太极深

^①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0卷，第14页，崇德五年正月壬申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^② 《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，第1066卷，第1~2页，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亥朔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6年。

^③ 魏源：《圣武记》，第1卷，第32页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。

知，满洲崛起于关外，要定鼎北京，统一中原，必须占锦州、陷宁远、破山海、进北京。

皇太极为打破辽西战场对峙局面，而发动大规模攻坚战。皇太极认为：“大军屡入塞，不得明尺寸地，皆由山海关阻隔。而欲取关，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。”^①其时关外四城，主要是指宁远以北之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塔山，锦州则首当其冲。时明、清双方军力对比，已经发生明显变化，清军已有能力攻占锦州等四城，突破关锦防线。因此，皇太极决意沿辽西走廊前进，夺取锦、松、杏、塔四城。其实，早在明军失陷广宁之后，锦州就成为明军关锦防线的前哨阵地。

锦州地理位置，尤应值得重视。在锦州东南三十里是松山城，松山城偏西南二十里是杏山城，而杏山西南约四十里便是塔山城。这三城护卫着锦州城，在其背后西南一百二十里是宁远城，为锦州城之后盾。从袁崇焕经营辽西关宁锦防线，便首筑宁远城，次修锦州城，锦州成为明军战略防御的前沿要塞。袁崇焕死后，继任者也无不重视锦州。明派辽东名将祖大寿驻守此城，防御非常坚固，清兵望而却步。因之，锦州坚城不破，清军难进一步。反之，锦州一破，则松山、杏山、塔山，三城俱下，宁远孤立，山海危机，京师动摇。锦州城是明军关宁锦防线首要环节，打断这个环节，整个关宁锦防线，就会随之瓦解。

皇太极的文馆谋士们，曾多次奏言：集中兵力，围攻锦州。

先是，归顺汉人生员杨名显、杨誉显、杨生辉三人，于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二月奏称：“扩地屯田，遣兵于宁、锦切近地界处，住扎耕种。时惊之以兵，使彼不得耕种，宁、锦必弃而逃矣。宁、锦一为我有，山海更无所恃！山海归我，出入自便，在我无逾险涉远之苦，在彼有唇亡齿寒之虑。”^②但他们提出先图宁锦、后取山海的奏议，没有受到皇太极的重视。

尔后，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正月，都察院参政祖可法、张存仁，理事官马国柱、雷兴等人，联名奏言“进取之计”，陈述应采取的进兵战略。其中提出进兵之策：“我兵屯驻广宁，逼临宁锦门户，使彼耕种自废，难以图存。锦州

① 魏源：《圣武记》，第1卷，第29页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。

② 《杨名显等谨陈四款奏》，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，卷下，第93页，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本，1980年。

必撤守，而回宁远；宁远必撤守，而回山海。”^①祖可法等提出的作战方略，同前述杨名显等三人所见略同，但被又一次否定。皇太极仍然坚持迂道入塞，“残毁”与“掳掠”的作战方略。同年四月十一日，都察院参政、梅勒章京张存仁，根据形势，再次奏言“围困锦州之计”的进取方略。

张存仁奏言：“臣观今日情势，围困锦州之计，实出万全。但略地易以得利，而围城难以见功，必须旷日持久，将士不无苦难懈怠之心。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，坚持围困之策，截彼侦探，禁我逃亡，远不过一岁，近不过数月，自有可乘机会。虽云成事在天，而定谋未始不由人也。兵法曰‘全城为上’，盖贵得人、得地，不贵得空城之意也。昔元太祖平定沙漠，劳数十余年之力，及取中原，欲屠近河人民，以其隙地牧马。赖耶律楚材画财赋之策，而太祖勉从。太祖之世，虽大业未成，而世祖一统之基，实耶律楚材一语启之也。由是以观，欲成大业者，非人地兼得，未易为也。人地兼得之术，莫若攻心。往年永平被屠，武臣生而缙绅死，文士寒心。今宁远、锦州，既有寒心之文士，掣肘于内；又有贰志之祖帅，首鼠其中。明国见我大军压境，急则议弃锦归宁，再则议弃宁入关，而祖帅跋扈畏罪，岂肯轻离巢穴？事若缓则虑持久，事若急则虑身家。人多以为祖帅背恩失信，无颜再降。臣确知其惟便是图，本无定见。一当危急，束身归命矣。况伊所素恃者蒙古耳，数年以来，蒙古多慕圣化来归，彼必疑而防之，防之严则思离，离则思变。伏愿皇上，以屯种为本。时率精锐，直抵锦城。布命令于蒙古，以为间谍之计。再多擒土人，兵卒广布，招抚敕谕，探祖帅心事以招之，体文士性情以安之，言之透彻，彼心必动，未有不相率来归者。此攻心之策，得人、得地之术也。往者大凌河之降，松山之抗，岂非明效大验！古帝王传檄而定天下者，莫不由此。”^②

上述陈奏进兵方略，其要点是：

第一，集中兵力，围困锦州。攻城与围城，前者易见成效，后者不易见成效。皇太极曾有大凌之战的成功经验，也有宁锦之战的失败教训。虽此时清军力量空前强大，但“凭坚城、用大炮”仍为明军所长。所以，张存仁力主对锦州围而不攻，断绝其兵援和粮饷，使之不战而自溃。围困需时持久，少则数月，多则经年，不要怕苦难，不要懈军心。

^①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0卷，第16页，崇德五年正月壬申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^②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1卷，第18~19页，崇德五年四月壬戌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第二，屯种为本，长久之计。既然对锦州采取长久围困之计，军队的粮饷应尽量就地解决。所以，在锦州城外，义州、广宁、右屯等处，垦地种田，建立基地，应广布兵卒，招抚敕谕，等待时机，攻克锦州。

第三，攻心为上，辅以兵力。鉴于永平屠城的教训，要使生员归降，不要使文士寒心，对锦州城内的儒生文士，要耐心体恤，给以优待，实施感化，使其来归。以元太祖成吉思汗、世祖忽必烈帝为借鉴，动摇锦州文士之心。

第四，巧用心机，招降祖帅。分析祖大寿因有“贰志”，不会入关，也不会死守。特别分析祖大寿“惟便是图，本无定见”的性格，他既私虑身家，又顾及部将，首鼠两端，再次招降，其必定走投无路，“束身归命”。

第五，利用蒙古，策应锦州。招抚、策反锦州城里的蒙古官兵背明降清。其已降附者，可“以为间谍”；未降服者，疑虑祖大寿。总之，借用蒙古力量，以围困与招降两手，瓦解锦州城的坚固防御。

第六，外围内困，乘机双打。清军死围锦州，或锦州守军突围，或关内明军出援，不管前者，抑或后者，都为清军野地争战、骑兵驰突提供可乘、有利之机。促使明军内部瓦解，收到外战而内溃的结果。

张存仁总结以往对明作战的经验与教训之后，对局势作出正确分析、准确判断，提出符合实际的对明作战方略。后来战争胜利的事实，证实了张存仁的预见。

但是，围攻锦州的前沿基地，是设在广宁，还是设在义州？张存仁等曾建议设在广宁。因屯驻广宁，可进逼锦州。皇太极却不选广宁，而选定义州（今辽宁省义县）。这是因为义州比广宁更为有利：其一，历史悠久，历代重镇。义州本秦辽西郡，唐始建城，金改为州，明洪武设义州卫^①。其二，义州距锦州九十里，比广宁更逼近锦州（锦州至广宁一百四十里），为锦州北面门户。其三，义州邻大凌河畔，开阔平坦，土壤肥沃，水源充足，适于耕种。其四，义州供应粮饷路途较近，交通便利，减少长途挽输之苦。其五，义州原有城垣基础，修城较为省力，便于驻兵防守。其六，义州距沈阳不远，便于军队轮换，也便于同后方联络。皇太极选中义州作为围攻锦州的前进基地，实为得策。后张存仁说：“臣先言修广宁而守之者，因与白土厂相近，实为国家辟土地、立城池，渐次前进之计。今大兵住义州，

① 《大明一统志》，第25卷，第27页，明天顺五年（1461年）刻本。

已超出寻常，为臣望外之事。”^①

其实，明朝中有识之士，早已看出义州对锦州的重要战略价值，奏言朝廷关注。辽东巡抚方一藻指出：“义州为前锋门户，形格势禁，足以制奴西窥”，“揣度辽局，此地在所必争”。他在三年前（崇祯十年），曾亲自到义州相度地势，然后上疏建议，尽速修复义州。囿于艰难时势，无人给予注意，其结果是：“往复商略，驯致迁延，迄今倏逾三载。”^②其时，明廷既没有气魄、也不愿意，既没有能力、也没有勇气修复并坚守义州城。

皇太极采纳张存仁等围困锦州、屯兵耕种的奏议后，积极进行部署与军备。皇太极主要做了几件事情：第一件，筑城屯种。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三月，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、多罗贝勒多铎分任右、左翼军主帅，率“官兵往修义州城，驻扎屯田”^③。清军边筑城、边耕种，并骚扰明锦州城外一带，田地不得耕种，庄稼不得收获。皇太极还亲自率诸王贝勒大臣等诣堂子，为济尔哈朗驻屯义州，行礼祭纛，鸣炮送行。一个多月后，清军在义州“修城筑室，俱已完备。义州东西四十里田地，皆已开垦”^④。第二件，储备米谷。在尔后一年多的时间内，除当地生产的粮食外，还从朝鲜用船运载米谷一万包^⑤，限令四月十五日开航，二十五日必运到大、小凌河口，以供军需。第三件，配备火器。赶造红衣大炮六十位，招募“善梯者”一千人。第四件，调买马匹。从蒙古喀喇沁部购买良马一万余匹，充实前线战马。第五件，征调军兵。征发蒙古诸部骑兵，以及朝鲜水师五千名^⑥。第六件，亲自视察。皇太极于三月十八日派济尔哈朗等筑屯义州，五月十五日，亲到义州城：“阅视建造房屋处所。”^⑦又于十七日，往阅锦州城。并贮备了充足的战备物资和兵马。

到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三月，驻屯义州，整整一年。据明朝方面的奏报：在义州“所来马步夷兵甚多，每歇宿有三十余处，大营小营，更难细

①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3卷，第24页，崇德五年十二月辛未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② “兵部为遵旨深筹等事”，《明档》，第960号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③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1卷，第12页，崇德五年三月己亥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④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1卷，第20页，崇德五年四月丙寅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⑤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2卷，第2页，崇德五年六月戊辰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⑥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1卷，第14页，崇德五年三月辛丑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⑦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1卷，第29页，崇德五年五月乙未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数”，还“亲见车载大红夷（炮）三位，小炮亦难细数，又随带锹镢等项甚多”。由总兵官石廷柱带领，“尽入义州城内”，还有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及蒙古等众，也都来到义州^①。义州成了清军前进战略基地，起着集结军队、屯种粮秣、储存物资和换防休整的作用。

松锦大战，从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四月开始，至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五月结束。明、清双方各投入十多万人马，共历时两年多。其全部过程，为三个阶段：围困锦州、松山决战和攻占四城。

二 围困锦州

清派大军，围困锦州，分为四个时期：两翼驻军，严密监视；周防无隙，攻占外城；明军反扑，锦外激战；汉官献策，围锦打援。

清军围困锦州，自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四月十一日，到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八月十八日，其间一年零四个月。

两翼驻军，密切监视。锦州以其“城西有锦水，故名”^②。锦州“枕山而襟海，西则股肱长安，东则咽喉丰沛，内屏畿甸，外控要荒”^③，是明朝关锦防线的重镇，也是明军辽西防线的首冲。它地处大、小凌河之间，其南三十里为松山，松山西南二十里为杏山，杏山南四十里为塔山，构成关锦防线宁远以北四城防御体系。锦州地势形胜，位居冲要，屏障宁远，守护山海，远卫京师。清军要沿辽西走廊前进，首要障碍，就是锦州。因此，关外之存亡，北京之安危，决于锦州城，系于祖大寿。攻守锦州，意义重大。皇太极战略重点转移的第一个争战略标就是围困锦州。

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三月十八日，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、多罗贝勒多铎率军前往义州驻扎屯种，拉开了松锦大战的序幕。四月十五日，皇太极得到济尔哈朗已经完成修城筑室的奏报后，二十九日，命“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、

① 李光涛：《洪承畴背明始末》，《明清档案论文集》，第634页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6年。

② 高士奇：《扈从东巡日录》，卷上，第8页，《辽海丛书》影印本，辽海书社，1985年。

③ 康熙《锦州府志》，第1卷，第3页，《辽海丛书》影印本，辽海书社，1985年。

多罗贝勒多铎，率师围明宁、锦等处，兼屯田义州，修筑城垣”^①。这标志着松锦大战的开端。同日，皇太极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、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留守盛京。皇太极作出上述部署后，起行离沈，前往巡察。皇太极正在前往义州途中，济尔哈朗等派军夺取明军“锦北传烽紧地”蔡家楼，拔除其监视清军行动的一个哨站^②。五月十五日，皇太极到达并阅视新建义州城垣、房屋等。当天，皇太极起行，前往锦州方向巡视。十七日，皇太极遥阅锦州城时，得到济尔哈朗的捷报。先是，蒙古多罗特部民原投明朝，时住杏山西五里台，欲改投于清。济尔哈朗等带兵前去搬接，同锦州地区明军遭遇，击败明军，获马匹、甲胄、器械。皇太极很重视该地区蒙古部民叛明投清，特派人回盛京宣谕捷音。二十二日，皇太极自驻跸地叶家堡起行，在济尔哈朗等护卫下，向锦州进发。二十五日，皇太极等到达锦州城外。

皇太极巡视锦州城守与周围形胜，先后采取以下措施：一是命军兵分为左右两翼，围困锦州。二是命汉军携带红衣大炮，在锦州城东布列。三是命军士收割城外东、北、西三面的庄稼。四是命汉军举炮击毁锦州周围的明军台堡，使其成为孤城。五是派兵设伏于锦州城西南乌欣河口，待截城中出来的牲畜^③。六是截杀出城刈草敌兵，不给城中马草、柴薪。七是实行官兵轮流更戍，每期三个月^④。八是调朝鲜舟师一千五百名、精炮一千位备战用，自备粮资、马匹^⑤。先是，命朝鲜派“兵五千、船一百一十五艘，载为万包”，运至大凌河口三山岛备用。皇太极此行巡视，历时一个月，对于锦州城防，了解更多详情。皇太极向济尔哈朗、多铎等指授方略后，三十日起行，回銮沈阳。后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、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率其属下官兵之半，前往替换济尔哈朗、多铎等，继续在义州筑城屯田。七月初六日，多尔衮等奏报：清军分为左右两翼，围困锦州——“一则断绝敌人往来之路；一则投诚之人，可以乘便而来；一则禾稼成熟之时，我兵易于收获。”^⑥皇太极赞成多尔衮等的奏报，并提出在锦州城西选择山城，储存收获的粮草。

在围困锦州的同时，皇太极向祖大寿之子祖泽远、又命祖泽洪向其弟泽远发出

①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1卷，第24页，崇德五年四月庚辰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② 《明档》，第16号卷，第5号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③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2卷，第18页，崇德五年七月辛丑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④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2卷，第1页，崇德五年六月乙丑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⑤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2卷，第20页，崇德五年七月丙午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⑥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2卷，第13页，崇德五年七月乙酉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两封劝降书。其后书云：“我皇上亲统大军，见住于彼，换班耕种，势在必得宁、锦。贤弟若能情词委婉劝父归顺，不但吾弟兄享无穷之富贵，凡我宗族皆被宠渥矣。若漫不为意，一旦大军入城，恐贤弟身名俱丧，而老母及全家眷属，亦难瓦全，悔将何及耶！”^①这两封信对祖大寿的军心，起着缓慢瓦解的作用。

皇太极在义州驻屯，引起明廷密切关注。先是，同年三月，清军先遣驻屯军兵刚到义州，明总督洪承畴和代方一藻巡抚辽东的丘民仰，即命前锋总兵祖大寿、团练总兵吴三桂“先扼锦州、松山御之”^②。不久，辽东总兵刘肇基奏称：“奴屯义州，几及一月，不进不退，不掠不攻。屡据回乡口称，节凭前锋哨报，谓奴盘旋义土，开垦种田，往来山中，采取木植，一图盖房，一图耕食，其为久踞之计无疑矣。且以哨马特扰松、锦，断我樵薪。又以游骑，尝突海隅，梗我粮道。其为困我之计，又无疑矣。奴一日不去，则辽一日受危。”^③四月，明哨兵侦报清兵集结义州：“马步骑约数万，广（宁）、义（州）一带屯堡，贼骑云扰蜂屯，日驱穷夷难民，伐树禾，辟草莱。时以锐骑尝我、扰我，逼处卧榻之侧，肆其豕突狼奔之志。”崇祯帝下旨：“倍加侦备，勿得少有弛懈。”^④五月，洪承畴出关督师，令锦州总兵祖大寿、团练总兵吴三桂、分练总兵刘肇基出杏山。辽东巡抚在奏疏中说：“今奴远屯义州，实出下策，千里馈粮，士无宿饱，其失一；志骄意满，力疲马乏，其失二；地届新垦，究同石田，其失三；旷日持久，瑕隙易生，其失四。我第站定脚跟，整兵严阵松（山）、锦（州）之间，合群策群力，始示弱以误之，终逼义以驱之，计未有不踉跄却顾者。批将欲驱狂奴，必须奇正互用。”此为对战局之错误分析，书生论断。最后，他上方略说：以吴三桂率所部疾趋松山，刘肇基率马步官兵疾趋杏山，他本人驰赴中左所，从中勉效决策。丘民仰坐守镇城宁远，用固根本。按兵部所议，前锋总兵祖大寿“相机挠之、惊之、剪之、骄之，逼之。乘其骄惰，三镇出不意，攻奴中坚，用彰声捣”^⑤。

同时，援锦明兵出关，向锦州、松山缓进。清兵欲将锦州围住，不能不攻击各

①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2卷，第15~16页，崇德五年七月丁亥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② 《崇祯实录》，第13卷，第2页，崇祯十三年三月丁亥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，1962年。

③ 《兵部为辽东署总兵刘肇基奏报战守机宜事行稿》，《历史档案》，1985年，第1期。

④ 《明档》，第85号卷，第9号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⑤ 《明档》，第153号卷，第4号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路援兵，特别是锦州城外的军事据点也必须逐个扫除。在睿亲王多尔袞、肃亲王豪格、饶余贝勒阿巴泰、安平贝勒杜度等替换济尔哈朗后，连续攻克锦州城西九个哨所、小凌河西岸两个哨所，共十一个哨所^①，使锦州城周围，尽为清兵所有。从六月到十二月末，在半年的时间内，双方争战不断。从《清太宗实录》与《崇祯实录》中，记载了对于锦州清军围困与明军反围困的激烈斗争：

五月初三日，据大胜等堡守堡官报：清兵及其家丁在义州城外“四面耕种”，“其精兵达贼，俱在城南下营”^②。十八日，总兵吴三桂、刘肇基出杏山，前锋祖大寿以副总兵祖泽远遇清兵松、杏间。“三桂受围，肇基救出之”^③。总兵吴三桂却奏报：“与贼血战，大获全胜。”^④此战，副总兵程继儒临阵怯，被总督洪承畴斩之。六月十五日，明台丁王显明报称：义州房子已盖完，城已补完^⑤。七月初六日，多尔袞等奏报：清兵收割锦州城西庄稼时，明马步兵自城西北出动，枪炮并施；以护军出战，分作三队冲击，明兵败回城中。七月十四日，多尔袞等又报：八日深夜，明锦州马步兵五百偷袭清兵镶蓝旗营，为哨兵发现，清军杀出，明军溃败。三十日，多尔袞等再报：锦州明兵出动千人，多尔袞与豪格率军迎战，叶克舒坐骑中箭颠蹶而落马；图尔格力救，“身被重伤五处，轻伤十八处，马中伤十九处”^⑥，由此可见战斗激烈。同日，杜度率一军伏于宁远路，遇明兵自关内运米千石往锦州，杀其押车部卒三百九十人，获驼、马、骡、牛、驴七百八十七头。明朝则报：“是月，总兵曹变蛟、左光先、吴三桂，合御清兵于黄土台，凡三战，松山、杏山皆捷。”^⑦八月，明兵曾夜袭义州，伤满、汉军民八十九人。九月十三日，多尔袞再报：初九日，多尔袞与诸将率部往杏山出击，半路得报松山明骑兵出，即率军奔松山，击败明兵；清兵欲还，松山明兵又出动马步兵，复回师还击。十一月初八日，新换防围锦州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：多铎率护军与骑兵一千五百

①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2卷，第13页，崇德五年七月乙酉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② 《明档》，第86号卷，第2号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③ 《崇祯实录》，第13卷，第5页，崇祯十三年五月戊戌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，1962年。

④ 《明档》，第16号卷，第7号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⑤ 《明档》，第88号卷，第7号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

⑥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3卷，第9页，崇德五年十月壬申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⑦ 《崇祯实录》，第13卷，第8页，崇祯十三年七月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，1962年。

人，乘夜前往锦州西桑噶尔寨堡设伏。次日，发现明骑兵四人，即令追赶。明伏兵齐出，多铎率军迎击，追至塔山，斩明兵八十六人。又有一次，清兵得知明兵乘夜在杏山与塔山间运粮，追斩明兵五十余人、俘虏五十人，获牛、驴百余头。

以上战斗，少者几百人，多者上千人，彼此攻杀，互有伤亡。但清军围困锦州，围而不死，未收实效。

周防无隙，攻占外城。清军两翼围监锦州八个月，成效不大，皇太极决策围锦州，采取“由远渐近，围逼锦州以困之”^①的渐进策略，稳扎稳进，围紧围死。先是，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十二月，张存仁陈奏围困锦州城不见效果。他奏道：“我兵始困义州，又困锦州，如猛虎之逼犬豕，莫之敢撄矣。至今犹奋螳臂以当车轮，乃思虑所不及也。虽然非彼之智勇，能抗我兵；必我兵团困不严，得偷运糗粮接济，故苟延旦夕耳。”他进而提出围锦的措施：“新春大兵之攻锦州，或挖壕，或炮击，不克不止。臣料城之必得也，必其内蒙古有变，中自溃乱。倘无此事，则城之得也，亦无定期。若欲久困，必绕城筑台，兵团数匝，始可得也。松山、杏山、塔山，乃锦州之羽翼，宁远之咽喉也，此三城不破，宁、锦之胆不丧。三城之中，惟塔山可取。其城在两山之下，若从山上以炮击之，其屋室自坏，不多费力，而城可得矣。城一得，锦州之羽翼折，而宁远之咽喉塞。羽折喉塞，宁、锦之胆自丧。兵法云：‘困坚城者，必留其隙。’今锦州虽不甚坚，正当留山海以为之隙。”^②张存仁建议的要点：一是，严围锦州，掘壕筑台，数层围困，辅以炮击。二是，锦州城里，分化蒙古，促之内变，使其自乱。三是，攻取塔山，折其羽翼，使之丧胆，乘机进攻。四是，围困锦州，留其缝隙，逼之外逃，乘机截杀。

张存仁的奏言，尚未引起皇太极的重视。从这时的军事形势来看，明辽西前锋四城——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塔山，处势危迫，急需增援，储运粮食，尤为重要。明军担心锦州如被围死，必然缺粮，一旦缺粮，定会自溃。因此，抓住空隙，运输粮食，增加兵力，更为急需。时从天津发运的米豆，已运往宁远一带。宁远地区储米猛增至一万石，而前锋三城各仓只存二千石^③。明决定“将宁西粮料，多运松、锦，以防不虞”。时逢崇德六年即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正旦，明臣决计“以新年

①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5卷，第4页，崇德六年三月丁酉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② 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，第53卷，第22~23页，崇德五年十二月辛未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5年。

③ 《明档》，第87号卷，第5号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。